憲章錄

憲章錄序

夫書監成憲詩率舊章豈其爲訓若是之切緊哉寔以隆古盛時其君臣之交儆以圖至治者皆由此道而事不師古者鮮克永世也昔仲尼適周不獲一見天子歷聘列國于七十餘君不用於是退老於洙泗之上從游之士盖三千焉皆盡一世之英賢相與論述三才表章六籍以爲明體之學而其最適於用者則因魯史以作春秋而褒貶賞罰者無非當世之實事于以定百王之法于以立萬世之防盖皆自其憲章文武者推之也故一則曰

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其東周之志周公之夢雖不獲見之施行而端倪已可槩見矣然猶自歎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惓惓愛君體國之心曷嘗一日自已哉旂不類雖少知誦法孔子而生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固不及揖讓於顏曾閔冉之列且不及如互鄉闕黨猶得以望見於門墻然而一念天假之靈則終不能泯没故自鼓篋以至入仕凡我

昭代之成憲典章或紀載於館閣或傳報於邸舍見輒手錄歷有歲年幾於充棟妄意當可爲之際或

可以備參考竟以迂愚牴牾當路歸卧窮山而平
生之欲監觀率由將斟酌以見之獻納者遂貢爲
虛器恒竊悲之邇來見通紀倣編年而兼鄙吾學
編效紀傳而斷落遂不辭衰憊盡出舊所錄者摘
什一於千百彙爲斯編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
錄者竊附於從周之義也倘假我數年再加刪潤
當獻之
君相俱茲不諱之
朝用效涓埃之報庶少裨法
祖之一助茲懼僭妄聊以質之同志云

萬曆元年春正月人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謹序

刻憲章錄跋

吾師武進薛先生恭集我
祖宗列聖寳訓實錄次第編年凡纂緝支贄者悉爲
裁約其有事關體要逸在諸儒臣别撰者亦量爲
采入書成題曰憲章錄葢以成憲典章萬世所當
遵守且追宗夫子憲章文武之意以寓從周之義
也見於自序者備矣將圖鋟梓而力稍不逮張中
丞施郡守各助一金僅足購木先生節供省費漸
次圖之因循二年尚未訖工今年春宅下第歸自
京師過先生山居謁焉先生年七十有五瘦癯老

矣平生著作垂成而未脫稿者多謝去矣唯於此
書語次猶及之宅重有感焉遂不分其巳未即工
盡携以歸謀諸同志博集梓人日夜校刻四越月
而工告成庶不負先生編述之初心而覽觀率由
者咸獲徵信誦法而寡愆忘之過矣豈曰小補之
哉宅不佞敬附數語于簡末以識歲月云
萬曆二年甲戌秋七月望門人平湖陸光宅頓首
跋

憲章錄目錄

卷一

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巳酉

卷二

洪武三年庚戌

卷三

洪武四年辛亥

卷四

洪武五年壬子至八年乙卯

卷五

洪武九年丙辰至十年丁巳
卷六
洪武十一年戊午至十二年己未
卷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五年壬戌
卷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至十九年丙寅
卷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至二十三年庚午
卷十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至二十六年癸酉
卷十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三十年丁丑
卷十二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卷十三
革除建文元年己卯至二年庚辰
卷十四
革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
卷十五

永樂元年癸未

卷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卷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至九年辛卯

卷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至十七年己亥

卷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至二十二年甲辰

卷二十

洪熙元年乙巳至宣德元年丙午
卷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卷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卷二十三
宣德四年己酉至六年辛亥
卷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正統五年庚申
卷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四年己巳
卷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至三年壬申
卷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至五年甲戌
卷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天順元年丁丑
卷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至六年壬午
卷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成化元年乙酉

卷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至三年丁亥

卷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至五年己丑

卷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至八年壬辰

卷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至十二年丙申

卷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至十四年戊戌

卷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十八年壬寅

卷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至二十年甲辰

卷三十八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卷三十九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卷四十

弘治元年戊申

卷四十一

弘治二年己酉至九年丙辰

卷四十二

弘治十年丁巳至十六年癸亥

卷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至十八年乙丑

卷四十四

正德元年丙寅至四年己巳

卷四十五

正德五年庚午至九年甲戌

卷四十六

正德十年乙亥至十三年戊寅

卷四十七

正德十四年己卯至十六年辛巳

憲章録巻第一

賜進士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編述

洪武元年戊申
至二年己酉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
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
鍾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
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競
呼朱氏火起相率捄護及至無有也歳甲申四月喪

父不數日喪伯兄又喪毋值旱饑疫窘甚鄉人劉繼
祖與地始獲窆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
僧乏食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
寺壬辰春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攻拔濠州據之元將
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
無生路　帝乃禱於神以卜出處唯從雄　吉閏三月
朔遂入濠見郭子興子興育徐王馬氏女爲己女遂
納爲館甥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爲元兵所敗自徐奔
濠子興遂爲二人所制帝爲釋之帝恩威日著豪傑
樂從於是李善長湯和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姊

子李文忠先同其父母避亂與帝相失其父禎聞帝駐師滁陽遂携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歲父母俱亡帝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朱氏托后撫育如子　乙未春正月取和陽　帝駐兵和州謀渡江值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降遂以夏六月朔渡江率徐達胡大海馮國用常遇春湯和李善長鄧愈廖永安等統兵引舟東下首克牛渚採石進攻太平克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

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順天應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帝善其言因問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都據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甚悅乃改太平路爲府命習知府事留安參幕府　丙申春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建江南行中書省尋取鎮江夏四月取廣德　丁酉春三月克常州常州先已爲僞吳張士誠所陷及是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誠奉書請和　帝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圍之城遂下　夏四月取寧國六月徵前池州學正

朱升入見顧問稱旨遂參密議是月取江陰秋八月
取揚州　戊戌春正月帝自將精兵十萬由寧國歷
徽州道蘭谿至婺州拔其城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
行中書省徵王禕爲省掾商畧機務召儒士許元葉
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
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
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　己亥春正月取諸暨
三月　帝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遣使奉書
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爲質帝曰國

珍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爲厚賜歸而遣之國珍又以金玉飾馬鞴來獻悉却之　秋九月取衢州　冬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秣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爲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一郡遂不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郎深有言上甚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卒以從　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雲率兵迎戰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刃殺賊五六人賊

怒衆執雲縛於舟檣射之雲罵賊至死不變　賊直犯龍江　帝授諸將方畧敗之　六月取信州遣使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帝問陶安曰四人者何如安曰皆臣所不及也帝嘉其善讓　辛丑夏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政分省于婺以王愷爲左司郎中分治省事秋八月　上帥師伐偽漢拔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上至江西取龍興路爲洪都府　九月取建昌饒州二路　壬寅春正月取江西諸路王禕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

卿以禕爲江南提舉司校理二月苗獠軍叛殺胡大海王愷死之　癸卯秋七月　上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擊陳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常遇春等與之聯舟大戰乘風縱火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迎戰遇春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退保鞋山八月遇春率諸將遡流而上友諒出戰我兵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奔潰友諒中流矢死其偽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車馬士卒十萬來降其子理奔武昌冬十月遇春率兵圍武昌　甲辰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建國號曰吳　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常遇春俞

遥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　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　上往視師督諸將擊之陳理銜璧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　追封花雲為東丘郡侯　夏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制命安總之　秋七月取廬州九月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乙巳春正月取寶慶路贛州饒州南雄悉降胡深取福建浦城崇安建陽陳友定守將屯兵四萬于錦江深還兵擊之友定率鋭卒逆戰深馬蹶被執死之　夏五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春三月

取高郵夏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頴諸州
五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　冬十一月
討張士誠遣徐達同常遇春率兵二十萬先薄湖州
圍其城士誠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皁林虜其
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狥于城下其
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
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議以明年為吳
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
進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既而新殿成命博士熊
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朝夕觀覽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旣又定樂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取松江沅州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以朱升爲侍讀學士　上嘉其朴時優禮之　秋八月屢值災變上引咎自歸不許臣民稱贊功德　九月徐達常遇春圍蘇州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士誠閉目不食比至　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是月取通州無錫州及台溫慶元三路　冬十月遣徐達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

晉諸處　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以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十一月北取沂州嶧州益都南取慶元諸路　太史院劉基率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進　上命頒行之　十二月北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取邵武建寧延平　命湯和廖永忠會討方國珍國珍遣子明完奉表乞降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上自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戊申正月文武羣臣百

司衆庚合詞勸進尊爲　皇帝以統一天下乃祭告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　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
后　立大社大稷于京師　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
廟及百神祀典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
子　戊寅居新宮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
友定　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
一人參知政事二人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
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制
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元氏胡人事不

師古豈可取法聞禮有成王世子之篇周公教太子之法也卿等宜師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勳德老成者爲之而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不別設府寮而師傅賓友悉以廷臣兼之則讒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疑貳也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少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諭德章溢兼贊善劉基兼率更令　庚寅彗星見于畢昴之間　李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方丘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遂建南北郊大

社稷　中書省御史臺進所脩大明律令頒行天下
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
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
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
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
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
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胡廷瑞等率兵取建寧元守將達里麻率衆降廷瑞
執元參政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取延平
械元平章陳友定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楊璟攻永

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戸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是月天下官來朝　二月壬寅朔　陶安奏言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
屋之不受天陽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
雨則於齋宮望祭　帝是之安復奏議天子冕服之
制　上御奉天殿傳制遣官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
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定宗廟時享禮四孟歲
除凡五　楊璟遣千戸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巳
克寶慶尋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敗之貴
遁去遂下其城　胡廷瑞等由海道進兵克興化元

守將陳國珍納欵於是泉漳潮諸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　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併取中原　禁胡服胡語胡姓　定賦法役法　三月庚寅彗星見昴徐達引兵遡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進取全州元守將遁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

東先遣書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眞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守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家奴縛成出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兢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眞上其印章幷籍所部郡縣戸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　廖永忠等

師至東莞元將盧左丞張元帥聞何眞旣附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發兵直抵其寨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來歸　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淸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上何眞降表于京師　上謂眞保境安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竇融李勣奚讓待召眞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百疋將校各賜有差授眞江西行省叅政　楊璟等兵克永

州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府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走詹同等奔陜州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陜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思

齊兼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舉
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　徐達大軍克裕州執
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
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
以陶安爲江西參政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
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命學士朱升
等脩女誡　蘄州進竹簟却之　帝謂中書省臣曰
古者貢方物惟服食器用今蘄州竹簟固爲用物但
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

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五月庚午朔日食　王褘出爲漳州府通判上疏曰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計者亦在乎脩德而已矣君德既脩則天眷自固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爲政是故周以忠厚開國故歷年八百漢以寬大爲政故年亦四百　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爲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武漢高光蓋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唯於忠厚寬大加之意而

已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其諸可議者尚多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以聞上嘉納之

徵天下賢才爲守令　六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絶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麾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彦高璟因使彦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虚人無固志可

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識約四鼓從
竇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
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
州招諭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朔　廣西左江太
平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賫印
章詣楊璟軍門降　上親畫征進圖遣使授徐達各
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
民之任愛民爲先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爾等宜善
撫之　上在汴梁復勅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都徐
州濟寧諸將悉會東昌以俟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

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元璧等追擊之思蘭迫乃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上將發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　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馮勝爲右副將軍守汴　閏七月己亥

朔　遣使犒北征將士　徐達等率師發汴梁次安丘遣薛顯傅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　徐達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邯鄲縣令都文玉率耆老降遂克趙州　徐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趣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來會　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為嚮導徐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顧時浚閘以通舟師　韓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徐達命韓政守東昌以鎮撫臨清達率馬

步舟師扎上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

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

復諭分兵守青州　徐達師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

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

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

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校三

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出

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

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后妃太子夜從建德門

北遁上都　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塡壕

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右丞張康伯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甲戌夜京師天鳴　己卯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原　帝幸北京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　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奸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

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
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啣之及
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基妻喪乞歸上許
之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
者命皆以銅爲之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
賜而遣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　九
月戊戌朔　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
門爲德勝門　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　癸
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肆
力問學博極羣書究心濂洛講明朱陸之學元末舉

浙江鄉試爲明道書院山長乙未謁 上從克金陵授江南行省員外郎中歷知黃饒二州迨入翰林以至江西參政英謀密議幽贊神明而一統鴻業之成尤肇於首謁轅門之數語人知其爲王佐之才而不知其寔一代之儒宗也　甲子徐達常遇春傅友德等率兵發北平取未下州郡　冬十月戊辰朔　常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錫彰聞王師取元都乃以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崖死　元左丞白河中率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奮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馮

宗與湯和取潞州　戊寅　上還南京以克燕京詔天下　以汪河爲吏部侍郎河初爲大都督府都事癸卯歲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至是始還故有是擢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耦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上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

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戊辰朔　徐達率兵發北平取山西　己亥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俟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庚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宴東宮

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燕賜　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亥以手詔召劉基　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　命啓元十三朝實録建局删脩　十二月丁卯朔　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遂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内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變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内使種

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
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
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
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
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況送終尤禮之大者
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
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遣符寶郎偰斯奉璽
書賜高麗　遣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遣使以書
諭夏主明昇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詔免畿輔各府州及北平河南山東山西稅糧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特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者雖未致祭其祠宇禁人徹毀　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刱

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舍鄉曲從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勑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盖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徇義與闕同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按元之亡其臣之死節者盖紛紛衆矣若福壽級納錫之儔固其土屬而

余闕李黼者則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與　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壇壝祭禮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樫詹同爲直學士　遣前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　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上署御名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仍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語存諸禮官副在有司　詔兗寧國府及北平燕南河南山東山西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更定太廟特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副將軍常遇春自大原帥師征大同　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貯以金飾木櫃藏於各廟仍用八襲祝告焚之　元

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主時編脩雷燮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堅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工部主事　常遇春至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

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倭寇山東
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二月丙寅朔　詔脩元史上
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録元雖亡國事
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李善長
爲監脩宋濂王禕爲總裁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
基趙壎曾魯頗增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虎傅
恕王錡傅著謝徽爲纂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
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宋濂曰嗚呼傳有之國可滅
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爲不可滅者何
哉蓋前王治忽興衰得失之故皆可爲後王之法戒

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成編惟我　皇上既承大統即以纂脩元史爲意則其神謀睿斷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乎不可尚已

遣官致祭於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　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詔立皇陵碑　加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　躬耕耤田於南郊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

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毋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辭說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詬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

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三月乙未朔　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　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倪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伸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　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常遇春等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

城獲其部將薛平章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按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絺繪綴緝以爲麗佶屈軋茁以爲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饑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

責者皆當求言而留意也　夏四月乙丑朔　丙寅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與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叅政汪廣洋為陝西叅政御史中丞楊憲為山

西叅政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叅政改河
南分省爲行省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
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
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詔中書編
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東宫官屬之制　徐達
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　馮宗異師至臨
洮李思齊降　徐達師至會州部將有欲括州縣羊
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素以畜牧爲生今奉
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爲生不
許　甲申臨洮捷奏至上遣使諭徐達曰將軍提師

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　倭寇出没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太倉指揮戴德率兵出海捕之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吐蕃　辛卯處士張翼卒翼字飛卿常州無錫人氣岸孤騫不同側媚士雖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貸或譏翼疾惡太甚翼曰天生我口用以出言當言而訥惡用口爲張士誠據姑蘇陷無錫負販之徒首

纓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屠戮翼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鄰曲問訃者翼不答指以示之吳元年丁未徐達破姑蘇縛士誠送京師遣胡大海帥師征無錫偽吳將莫天祐猶聚士孽固守達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達怒傳令大海曰即不下遂屠其城翼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軍固守為張氏也張氏已就縛矣又將誰為況決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死生只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縋南城而下走謁大

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居割據之中耳目塗塞幸公奉揚天威特爲生民請命大海覩翼言貌非常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矣遂命翼還翼叩城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籌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薦應奉翰林文字積官禮部尚書　五月甲午朔日食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　辛丑張良臣以慶陽降　上幸鍾山歸由獨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

耘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

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　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

泉興建延邵八府隷之命中書省參哲爲參政　乙

卯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師　上追封外

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

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衮冕何

也宋濂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

也揚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隷籍軍

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巳卯春世傑

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孛脫死達岸糧絶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餓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特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餅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

徧求禜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
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
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遊居盱眙津里鎮
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
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歳卒　宋濂曰君子
之御行能感於人固難能通於神明尤難今楊王當
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
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平生其詳雖若不可知
舉此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可知矣是宜慶鍾聖女
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盛

哉　辛酉章溢卒年五十六溢字三益浙江處州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寇亂日起知不可為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　上遣使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僉事歷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矢謀宣力不在諸將之後上甚倚之至是卒上悲悼特甚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六月癸亥朔　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菁成孫與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士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按禮時爲大順次之又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叔孫通所制謂之未盡協義或有之而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顧

待百年而後興邪我　祖建禮樂之原斤兩生之迂
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也有以哉　己卯常
遇春克開平元主先已北奔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
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萬匹牛五
萬頭薊北悉平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煃遣其臣黎
安世等來朝貢因請封爵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
牛諒齎詔往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以塗金銀印未
至而日煃卒以寧護詔駐于境上令諒往諭之　丁
亥造太廟器成先是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
宜不必泥古近世祭祀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

昔先人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只依常時所用於是造酒壺盂盞之屬皆擬平時之所用又置揮椸枕簟篋笥帷幔之屬皆象其平生所為　詔宋濂為翰林學士王禕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皆濂禕主之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憂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秋七月癸巳朔　詔遣儒

士歐陽佑國子監掌饌呂善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宋濂等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缺者俟續采補之　己亥常遇春還軍次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僅四十報至　上爲之悲慟詔李文忠領其衆　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思明府黄忽都向武州萬世鐵龍州趙帖堅等各遣使奉表貢方物詔以伯顔等各爲本府知府世鐵帖堅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蜀明昇遣使來貢賜爾書答之　八月癸亥朔　常遇春柩至龍江　上親出迎爲文以祭之　元兵攻

大同李文忠等帥師擊敗之擒其將朧列伯　命吏
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癸酉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
進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
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
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
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
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
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
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
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

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自負城險又養子七人皆精悍善

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及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尢泥嚥之其部下知事不濟爭開門約降徐達勒兵入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裴知院等二百餘人盡殲焉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　上以郊礼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於二丘

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於此望祭上從之　九月壬辰朔　詔以臨濠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　初製鐵券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為二分為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廖永忠朱亮祖等自廣西班師還京　冬十月壬戌朔　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以降人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庚午勅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遇春濠州懷遠人元至正壬辰年二十三爲羣盜劉聚所得度聚終不能成乙未從　上和陽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上乃授以總管府鎗以至都督大元帥歷取大江東西兩河南北遂下

元都蕩平燕薊秦晉嘗自言能將十萬衆可以橫行
天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謙遜守節制所以卒建
無前之偉績而爲開國元勳也　以方克勤爲寧海
訓導克勤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
義聞者悅服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
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
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
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
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
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
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
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
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
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
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
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
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
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
灰之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即遁逃

亦將無所徃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
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
壬辰朔　徐達北征還入見　上撫勞之　乙巳冬
至祀天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　以廣東行省
叅政周禎為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
所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
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
不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
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上御外朝召翰林學
士宋濂危素詹同王褘等列坐進饌賜酒上屢命盡

觴濂數以弗能飲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賦詩一章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霑醉而退

十二月壬戌朔　以戶部尚書朱昭怠職降爲蘇州知府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賫詔往諭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楊璟自使蜀還言明昇闇弱喻之不悟莫若舉兵取之　上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

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遣使齎詔印
封占城國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仍賜洪武三年大
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　高麗國使者言
其國王王顓有姪女遇亂陷沒于軍上令中使訪得
之賜以衣資廩餼令使者護歸本國　己丑　上御
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
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副將軍常遇春驗其存
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其餘准其功過各量
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
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

張温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温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畧湖口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弑壽輝光乃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黄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陜

洛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眞獸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憲章錄卷第一